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品不韦

迷失的商道

安之忠 林 锋 著



YZL10890131340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品书

不

迷失的商道

安之忠 林 锋 著



YZLI0890131340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不韦：迷失的商道 / 安之忠，林锋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12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ISBN 978-7-5012-4189-7

I. ①吕… II. ①安…②林…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2274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吴捷
刘喆
马莉娜

书 名

吕不韦：迷失的商道

Lubuwel: Mishi De Shengdao

作 者

安之忠 林 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15½印张

字 数

27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12月第一版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189-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部 惊天策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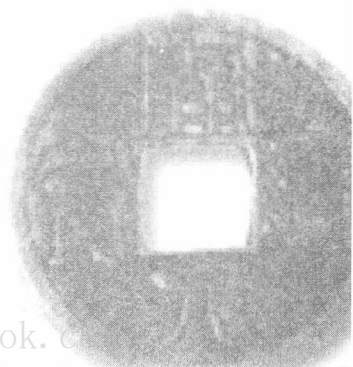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致命邂逅	3
第二章 邯郸一夜	10
第三章 绝对奇货	19
第四章 忍痛割爱	34
第五章 生死之间	48
第六章 脱出樊笼	61
第七章 空心岁月	69
第八章 平步青云	77
第九章 旧梦重温	86
第十章 深宫疑云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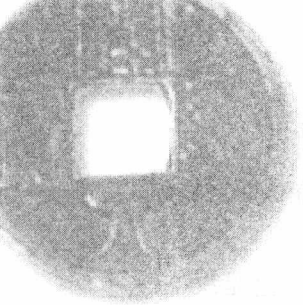
下部 父子双雄

第十一章 以人为本	121
第十二章 雄风乍起	132
第十三章 庶子甘罗	147
第十四章 一字千金	158
第十五章 生死冠礼	171
第十六章 决绝伤情	184
第十七章 冰释前嫌	195
第十八章 罢相逐客	205
第十九章 举家迁蜀	216
第二十章 秦始皇帝	229

上部

【惊天策划】





第一章

致命邂逅

吕不韦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大一统”的前夜：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铁器作为普遍使用的工具，使得物质文明空前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开始在饱暖之余追求更高的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天子衰微，诸侯兼并，严酷的生存环境，又使得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取代温情脉脉的道德伦理，从社会底层一直到最上层的通道一夜之间被打开了：昨日还是山野布衣，今天就是庙堂公侯，而这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欲望。

吕不韦正是在这么一个大时代里应运而生的“宠儿”。他一开始就拥有了令人嫉妒眼红的一切：一个富有的家庭，一份稳定的事业，当然还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但吕不韦不满足，他要在“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而达到“贵”，而这除了个人的努力，也许还有命运的恩赐。

命运的海浪推到吕不韦面前的第一枚贝壳，是一个叫赵姬的女人……

吕不韦作为商人的命运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他出生于卫国濮阳一个商人世家。他祖父是一个商人。他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也只能做一个商人。尽管他的祖父和父亲并不希望小不韦长大后，再继续扮演一个商人的角色。毕竟这个家族经过数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奋斗，已经积累起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财富。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小不韦提出了明确的期许：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在“富”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向“贵”去努力发展，为子孙后代奠定根基。

然而，“富”而且“贵”，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富可求，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和灵活头脑，人人可以致富；贵难得，因为自从周朝定鼎，实行



“封建”制度以来，诸侯之间，经过数百年征战、杀伐、兼并，自春秋而至战国，真正剩下的“贵族”并不多。

当时，周天子尚在位，这是第一等的“王”。其次是列国诸侯，这是次一等的“公”、“侯”，其贵族身份世代相袭。再次是“卿”，像鲁之三桓，晋之四卿等等，这些都是世卿世禄的大姓。

如果下一个等级的人，要向上一个等级晋升，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凭借雄厚的实力来说话。例如，秦、齐、楚、吴、越这样的大国，君主就不用“公”、“侯”的称号，而是将自己称为“王”。

至于“卿”，像晋之四卿：智、韩、赵、魏，经过争斗，最后以韩、赵、魏三家分晋而告终。经过周天子册封，成为诸侯。齐国的田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苦心经营，最后取代姜姓，据有齐国。经过周天子册封，赐为齐侯。立宗庙社稷，传之子孙，香火祭祀不断。

至于处在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广大平民百姓，要从下向上冲开一条晋升之路，则更加难上加难。

当时，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出身而获得贵族身份的，有这么几个人：乐羊子为取功名，不得不在两军阵前，忍痛吞食对方送来的用自己儿子的肉做的羹汤；吴起为了求得一展将才的机会，不得不杀了自己的结发爱妻；孙臆和庞涓，苏秦和张仪，这两对师兄弟为了求得建功立业的机会，也不得不捉对厮杀，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令人扼腕。

距离吕不韦的时代最近的一个鲜活事例，是范雎以布衣而在秦国取相封侯的故事：范雎本来欲在魏国求仕，然而却被魏相国魏齐所忌，欲加杀害。范雎用计，死里逃生来到秦国，化名张禄，取得秦王信任，被尊为丞相，封以应城，号为应侯。范雎得志之后，一心要报复魏齐，吓得魏齐弃相印而逃到赵国。范雎又威胁欲对赵用兵，魏齐被迫再次出逃，最后自杀。

以上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在吕不韦的童年乃至整个少年时代，听了不知多少遍。

二十岁这年，行过“弱冠”之礼后，不韦正式成人。成人礼毕的当天，祖父和父亲各和他有了一次对话。

祖父已经老了。早已不再过问家事的他，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关心吕不韦的成长上面。这天，他将吕不韦叫到自己的房间，问道：“孙啊，你行了冠礼，已经正式成人了。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我打算到各个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吕不韦早有这个心愿，希望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周游列国。

“走完看完之后呢？”

“不知道。”吕不韦老老实实在地回答，“这个问题要等我走完看完了，回来之后再回答您。”

“唉，只怕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祖父叹息一声，流下泪来。老年人总是如此，动不动就流泪。

“那么，爷您希望我做什么？”吕不韦乖巧地问。

“我对你的希望就是：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再走我和你爹买贱卖贵、搬有运无的老路了。”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在這條路上走了太久，而且证明这条路不通：我们虽然挣下了这么丰厚的一笔家产，可是，还是被人看不起：比我们穷的人看不起我们，嫉妒我们，诬蔑我们的钱财来路不正；比我们富有的人更看不起我们，藐视我们，嘲讽我们除了挣钱别的什么都不会。”老人说到这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百姓不拿我们当人看，骂我们是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官家不拿我们当人看，骂我们是小人，满身上下都是铜臭气息，只懂得‘利’不懂得‘义’。”

“既然商人这么不好，那我就听您的话，无论如何，绝不再从事商人的营生。”吕不韦答应道。

从祖父的房里走出来，吕不韦又被叫到父亲的房里。父亲早憋了一肚子话要对儿子交代。

“儿啊，你今天已经成人了。也就是说，从今天起，咱们除了父子关系，又多了一层关系：朋友。”

“朋友？”

“是啊，有一些话，父子是不方便说的，不过作为朋友，却可以畅所欲言。所以，我今天是以前友的身份和你讲话。”

“那我就以前友的身份听。”

“我问你，你想过没有，对一个男人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三样东西？”吕不韦苦苦思索着，回答道，“一是父母之爱，二是兄弟之情，三是朋友之义。”



“你说的这三样都对，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再想一想，最重要的是什么？”父亲道。

“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吕不韦从来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一时答不上来。

“让我来告诉你。”父亲郑重其事地道，“这三样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是权势，第三是女人。”

“金钱？权势？女人？”吕不韦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一向端正严肃的父亲居然和他谈起了这个话题。

“不错。”父亲道，“对男人来说，这三样东西，至少要拥有其中的一样。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如果既没有钱，也没有权，那么，就要想方设法，去拥有一个令天下男人都垂涎的女人。”

“那么，我现在可算有钱？”吕不韦问道。

“算是吧！”父亲道，“钱的问题，我和你爷已经为你解决了。虽然留给你的钱不算太多，不过，足够你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地度过这一生了。至于其他两样东西，权势和女人，就要靠你自己了！”

“成为像张仪、苏秦、范雎那样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算得上有权势了吗？”吕不韦问。

“当然算。”父亲道。

“那么，我会努力去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吕不韦道。又问：“什么样的女人是天下男人都垂涎的？”

“这样的女人，我和你爷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父亲道，“不过，听说褒姒一笑戏诸侯，夏姬三为王后，七为夫人；息妫面若桃花，吹弹欲破，人称‘桃花夫人’；骊姬倾晋，人称‘一代妖姬’。西施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吴王夫差为了她连江山社稷都不要了。像这样的女人，是上天派来凡间的精灵，非人世所有，大概就是令天下男人人人垂涎，必欲得之的吧！”

“那好，如果我有机会，碰到一个这样的女人，我一定不会让她落入其他男人的怀抱。”吕不韦道。

就这样，经过和祖父、父亲一番谈话，吕不韦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开始周游列国。

三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列国间最繁华的都市：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都，燕国的武阳，郑国的新郑，秦国的咸阳和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等等。每到一地，吕不韦都恣意挥霍，一掷千金，专门结交那些王孙公子，和他们一起寻欢

作乐，从他们口中得知了许多新鲜事情。

他本来还要在外面多呆上一阵子的，可是忽然接到一封家书：祖父去世了！

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列国之行，匆忙赶回濮阳的家中，和父亲一起料理家事。

不久，父亲又找他谈了一次话。这次却不是以朋友身份，而是正经八百以父亲的身份了。

“儿啊，你这几年在外面，玩耍得也差不多了吧？”

“什么叫玩耍？我那是在结交朋友，为了实现当初你对我说的，得到天下男

人人垂涎的权势和女人！”

“以你目前的能力，能够得到这两样东西吗？”

“得不到。”吕不韦承认得倒很痛快。“那些王孙公子喜欢和我在一起，只不过看上了我的钱。那些女人喜欢和我在一起，也同样是看上了我的钱。除了会花钱，我其他的本领一点都没学会。”

“儿啊，很高兴你这么

说。我不是心疼你花钱，而是心疼你白白浪费了这三年的大好时光。”父亲道，“这样吧，我现在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去做。我在阳翟有一家珠宝店，生意兴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那里替我接手？”

“要我去接手珠宝店？”吕不韦一愣，“可是我爷说过，不准我再走你们经商的老路了呀！”

“儿啊，我让你接手珠宝店，不是让你去经营赚钱。”父亲意味深长地道，“我问你，你这几年来，为何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得到权势和女人的梦想？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就因为你缺乏一件能撬动权势和女人的欲望的利器啊！”父亲一针见血地道，“你想想看，权势和女人，这两样东西都是天下的稀有之物。人人都想得到稀有之物，可是，却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稀有之物，必须要用同等价值的稀有之物作为交换。你拿什么交换呢？”

“珠宝？”吕不韦的脑子转得很快，立即意识到，父亲要自己去接手珠宝店，的确有深意藏焉。

“不错！”父亲不愧是一辈子经营商业的老手，对人的欲望分析得十分透彻。“任凭你再有权势，任凭你再有容貌，都还是在内心里潜伏着无法满足的欲望。这个就是对稀世之物的占有欲。而珠宝就是不可多得的稀世之物。有些珠宝，即使是当今天子，也未必能够亲眼一见。至于那些王公贵族，更是挖空心



思，不知道花费了多少金钱，派人到处在寻找它们。然而上天对人就是这样：越想得到的东西，越不一定得到；越无心寻宝的人，越会轻易得到。”

“怎么？莫非我们家里有人想要的珍稀之宝？”吕不韦听出了父亲的话中之意。

“是有那么一两件，但更重要的，我希望你练就一双鉴别珠宝的眼睛，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父亲道，“这样，当上天将恩赐给你的珠宝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不会当做一块破石头丢掉。”

“我明白了！”吕不韦兴奋地道，“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到阳翟去！”

于是，第二天，吕不韦便告别了父亲，动身到阳翟去接手他们家在当地最大的一家珠宝店了。

经过一年的锻炼，以吕不韦的天资聪颖，加上刻苦学习，很快成为了一名珠宝鉴赏行家。

这天，一位从邯郸来的珠宝商人赵公，做完生意之后，和吕不韦在酒席上闲话，谈及了邯郸的近况。

“不韦贤弟，你大概不知道吧？你这一年多没有去邯郸，在那里很是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呢？”

“哦？说来听听？”

“有几个少年，从寿陵来到邯郸，觉得邯郸人走路的姿态特别优美，每天在大街上跟着学步。结果，几个月下来，邯郸人走路的样子没有学会，他们自己本来的走路方法也不会了。最后，你猜怎么着？他们竟然只能在路上一路爬着离开邯郸，回到寿陵去了！哈哈！”

“哈，这果然是一桩趣闻。”

“这不算什么，还有更有趣的呢！”赵公呷了一口酒，不慌不忙地道。“邯郸有位排名第一的富商，叫做赵富，贤弟可曾听说？”

“有所耳闻，就是那个以冶铁起家，家有僮仆千人，其排场比王公贵族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赵富吗？”吕不韦问道，“一介商贾，能有什么趣闻？”

“赵富这个人，虽然无趣。不过他有一个女儿，叫做赵姬，这个邯郸第一美人最近在邯郸城可是大大出名了！”赵公道。

“赵姬？”

“大富之家，疼爱娇宠自己的子女，无可厚非，可是这位赵富，也宠得这个小女儿实在过了火，一味地由她任着性子胡来。”赵公道，“那个赵姬，年方二八，正是女大当嫁的年龄。可是，她却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要自己出

面，公开招一位夫君。”

“这倒有些意思。”吕不韦点了点头，“不过，这样的女子不过性情豪放了一些，也不算如何稀奇呀！”

“如果只是如此，的确不算稀奇。可是，你猜那赵姬公开招亲的条件是什么？”赵公喝多了酒，面色通红道，“有谁愿意和她共度一个春宵，必须出一千金。如果她满意了，这一千金原数奉还；如果她不满意，这一千金白白奉上，乖乖走人。”

“啊？”这一下，吕不韦真的是惊诧了，手上的酒杯险些一下子跌在席上。“竟然有这样的招夫条件？一个未出嫁的女子，和那么多的应亲者共度良宵，这样的女子还有人敢要么？”

“正是！”赵公叹了口气，摇摇头。“所以说，这赵富将女儿惯得不成样子，这等事情也做得出来！”

“那么……可有人去应亲？”

“去的王孙公子多了！”赵公道，“每天都有几十个王孙公子，在她门外排队，眼巴巴地等着交那一千金！连魏国、燕国的王孙公子也赶来了！”

“这么热闹？”吕不韦嘀咕了一声，心里暗暗道，“看来，这大概就是父亲告诉我的‘令天下男人人人垂涎的女人’了！”

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那么，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能令她满意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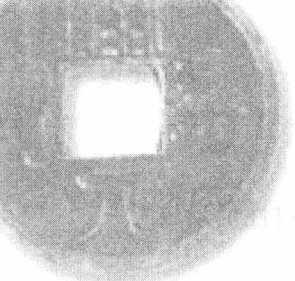
“至少我来的时候，没听说有什么人令她满意。”赵公看了吕不韦一眼，“对了，不韦贤弟何妨前去一试？说不定，她一直在等待的人，正是不韦贤弟这样的人中俊杰呢，哈哈！”

“赵兄所言，正合我意！”却不料，吕不韦一本正经地道，“千金易得，美人难求！我明天一早，就和赵兄一道动身到邯郸去！我倒要亲眼看一看，这个‘第一美人’是什么样子？”

“啊？不会吧？”赵公吃惊地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不过开个玩笑。不韦贤弟真的要去了？”

“真的。”吕不韦道，“赵兄，今天天色已晚，我就不陪你了。你且歇息，我这就去作准备。”

“这……这个……”赵公惊骇不已。但看他主意已定，也只好答应道：“好吧，明天一早动身！”



第二章

邯郸一夜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是美好还是丑陋？是善良还是邪恶？有人认为在吕不韦时代，这是辩论最激烈的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现实问题。相信“性善”，就会广施仁爱，关怀他人；相信“性恶”，就会推崇阴谋诡计，事事皆以自我为出发点，而对他人无情地加以伤害。

从吕不韦后来的行为上看，他应该是相信“性恶说”的。他只相信自己，并且只爱自己。“利己主义”是他在商人家庭里从小耳濡目染、不学自会的一种人生哲学。不过，他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得到，必须先要失去；想要任何东西，必须用等价之物去交换。

吕不韦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和狂野的梦想征服了赵姬，独占花魁；但他究竟是真爱赵姬，还是从一开始，就是在有目的地利用她，把赵姬当做实现自己未来人生规划的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呢？……

邯郸，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欲望与梦想交织的地方。当年，商纣王在这里营造“离宫别馆”，便为这里定下了奢侈淫靡的基调。后来商亡周兴，邯郸被分封给了卫国，而卫国在天下诸侯国中，又以纵欲放荡，声色犬马著称，邯郸因此染上了“桑间濮上”的一些不羁气息。

由卫归晋之后，邯郸伴随晋国的崛起而迅速发展，后来纳入晋国赵鞅（赵简子）的领地，从此为赵氏所世袭。三家分晋之后，进入战国时代，赵氏从中牟（今河南鹤壁西）迁都到邯郸，邯郸一跃而成为赵国的中心。而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更为这里添了一些彪悍之气。

当时，天下诸侯，莫不畏秦，只有赵国有与秦国一争天下的雄心壮志。秦国与齐、楚结盟，使大将军王齕率师伐韩。韩国上党危在旦夕，其守臣冯亭和他的属下商量道：

“秦军虎狼之师，来势凶猛，我们一定抵挡不住。上党被秦军占领，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与其降秦，不如降赵。秦国恼怒赵国得了上党，一定会迁怒于赵国，移师向赵。赵国独力无法抗击秦国，一定会与韩国结盟。韩国和赵国联合在一起，那么秦国也就不可怕了。此两全之计！”

众人都同意他的计谋。于是冯亭派遣使者持书信以及上党城的地图，来献给赵王。赵王大喜，使平原君赵胜率领五万人马，往上党去受地，封冯亭以三万户，号华陵君，仍令其为守。

然而，等平原君来到，冯亭却不与其相见，隔门哭泣说道：“我有三不义：为主守地不能死，这是一不义；不由主命，擅以地入赵，这是二不义；卖主地以得富贵，这是三不义。”平原君感叹说：“这是忠臣啊！”竟然在冯亭的门外等候了三天三夜。冯亭被其诚意感动，这才出来相见，对平原君说：“上党所以归赵，以其不能独力抗秦，希望公子回去禀报赵王，早遣名将，发兵来救！”

平原君回到赵国，不等赵国发兵，秦国已经迅速围了上党。冯亭苦等赵兵不至，只好带领百姓逃出城来，奔往赵国。途中遇到赵国派来的大将军廉颇，得知上党已失，于是在长平安下营寨。任凭秦军如何来挑战，廉颇只是坚守不出。而秦军亦不能前进一步，双方僵持不下数月。

吕不韦便是在这时候来到了邯郸。和秦、赵即将交兵，双方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相比，邯郸城里却是一片安逸，歌舞升平。街道上，丝毫看不出人们有慌张景象。街市依旧繁华，车马依旧喧嚣。各国聚集而来的商人依旧在紧张地忙碌着，从事交易；大宗的利润流入腰包。

酒楼茶肆，歌台舞榭，无一不是人满为患。斗鸡、走狗、博戏、蹴鞠……各种娱乐场所里人头攒动。

就这样，穿过一路车马的喧嚣，吕不韦来到了“丛台”。

丛台，是邯郸一个大大有名的地方。据说是赵武灵王所修建，曾经在这里大阅兵马，做着代秦而兴的美梦。

然而，随着一代雄主的逝去，高大而庄严的丛台也渐渐荒芜，最后竟然沦为声色之所。

这里的夜晚，是邯郸最热闹地方之一。太阳刚一落山，王孙公子、达官贵人



就迫不及待地邯郸城里的各个角落，驾着车，骑着马，如同被什么神秘的力量吸引一样向这里奔来。

那些在白天门窗紧闭、人声寂寥的馆阁楼台，一到晚上，便开门纳客，各种各样的灯笼都挂起来，一个个容貌艳丽、妩媚年轻的女子，穿着袒胸露背的衣服，或搔首弄姿，或放出淫声，招揽过往的客人。至于吹竽鼓笙、击筑弹琴之声，更是从华灯初上一直响到第二天凌晨。

而在这个邯郸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又数“丛台别馆”的门前人群最为集中。来这里的可不是普通人，要么是身份高贵的王孙公子，要么是一掷千金的富商大贾。他们来这里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丛台别馆”主人赵姬的青睐，获得共度春宵的无边艳福。

吕不韦来的时候尚早，不过门口还是聚集了很多。这些人大都在二十岁上下，一个个鲜衣怒马，气度不凡。

等“丛台别馆”的门一打开，人们如潮水一样一拥而入。吕不韦被人流裹挟着来到里面，才发现原来这“丛台别馆”看起来门脸不大，其实里面别有洞天。一间宽敞的大厅，足可容纳上百人。一张张的桌子上，早已为来客准备下酒茶糕点，可以自由取用，不收任何费用。

至于在这里穿梭服务的，则是清一色的美婢。每个人都在二八妙龄，穿着薄若蝉翼的纱衣，秀美玲珑的少女曲线被勾勒得一览无遗，惹人遐想。事实上，这也是此间主人的高明之处：每天来这里的人群中，既然只有一位能得到宠幸，那么，剩下的不甘空手而回，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在这些青春艳丽的婢女身上大把大把地扔钱，一样是良辰美景，不虚此行。

吕不韦也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一位婢女立即莲步轻移，上来给他的杯中斟酒。那纤纤玉指，轻执银壶，姿态优雅之极。

“公子是第一次来？”

不愧是“丛台别馆”的婢女，每天接待那么多的来客，居然一眼就认出来吕不韦是张生面孔。

“不错。”吕不韦毕竟是在濮阳长大，从小见惯了男欢女爱。这几年又在列国行走，寻芳问柳。因此，对于这个美艳婢女一双眸子里频频射来的热波，假装视而不见，淡定自若。

等吕不韦将银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美婢将身子探过来，倾得更深，露出一条深深的乳沟。一股荡人心旌的浓郁香气直扑吕不韦的鼻间。

“可否告知你家小姐芳名？”吕不韦把玩着手里的银杯，问道。

“我家小姐的芳名，当然是要由她亲口告诉你。”

吕不韦微微一笑，从袖子里掏出十金，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公子容貌堂堂，出手不凡，一看就是我家小姐喜欢的类型！”那美婢顿时眼前一亮，脸上仿佛绽开了一朵花。“人人都称呼我家小姐为‘赵姬’，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芳名叫做‘蹇儿’。”

“‘蹇儿’？”吕不韦疑惑地问道，“怎么取了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

“听说我家小姐，一生下来便蛾眉紧蹇，似有不平之意。因此老爷便给了她一个名字：蹇儿。”

“哈，我只听说有西子捧心，东施效颦，今日又听得‘赵氏蹇眉’，你们家小姐，我是非见不可了！”

“公子果欲见我家小姐，可知这里的规矩？”

“不知。”

吕不韦不动声色，又将十两黄金放在桌上。那美婢收了，方低声道：“公子可有千金之富？”

“有。”

“请跟我来。”

于是，美婢在前面带路，将吕不韦从这间大厅，引入前面一间精致的小厅。这间小厅不如外间宽敞，然而装饰更加豪华精美。桌子上的摆设和外面一样，所不同的是酒壶和杯子都是金制的。

“这叫做‘卸金厅’！”美婢介绍道，“每天大约有三个人，可以被初步选中，到这里来卸下千金之礼。”

“然后呢？”

“请跟我来！”

于是美婢又领着吕不韦，进到里面一间更为精致的小厅。这间小厅仅可容纳数人，不过却陈列着无数珠宝，琳琅满目。吕不韦只扫了一眼，已经看出这里的珠宝，无一不是价值不菲的真品。

“这叫做‘亮宝厅’。”美婢给介绍道，“仅有千金之富，而不懂得鉴珠识玉，身上所揣珠宝不能贵逾这里的，就没有资格再向前走一步。相信公子对于珠宝玉器方面的知识，不会敝陋吧？”

“称不上精通，不过略懂一点。”吕不韦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对玉璧，